

中国 文论 选



现代卷(下)

主编 王运熙

编著 张 新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论选

现代卷(下)

编著 张 新



0324999

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下册)

编 著: 张 新

责任编辑: 朱建华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54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018-9/I·968

定 价: 73.00 元(全卷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书是《中国文论选》现代卷的下册,时间跨度为 1937 年至 1949 年。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爱国热情。这样,从 1937 年至 1945 年,大量的文学批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抗战这一主题。这里收录的有关文论,展示了抗战时期不同阶段的文艺批评的情况。

“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的直接交锋点是有没有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问题;深层的矛盾是对当时为抗战服务的作品的评价的分歧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两种文学观、文学趣味的差异。

当时另一场关于抗战文学整体观念的论争是围绕“战国”派的文学思想展开的。其实“战国”派的文学主张是很空泛的,更能代表“战国”派思想的领域是在哲学和史学方面,所以要全面了解“战国”派的文学主张一定要结合其哲学和史学观点。应当指出的是,过去把“战国”派文艺思想界定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战国”派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乃尼采的超人哲学。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是过于简单化了。

这一时期其它的重要文艺理论的研讨还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三十年

代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继续与深化,又是抗日战争激发的高涨的民族意识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它受整个文化界倡导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潮流的推动,它还受解放区通俗文艺的影响,等等。这场讨论促使文艺界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同时也更明确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方向。

现实主义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主流。由于受了苏联文艺界有关讨论的影响,也由于解放区诞生了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新的主题,从而提供了已往(批判)现实主义所没有的内容;另一方面,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现实也使一些文艺工作者意识到应当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强化人的心理世界的表现,包括人物所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等。这次讨论持续的时间长,涉及的问题多,大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

长期以来,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包括章回体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之间始终有一道界墙。三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是新文学界对自身反思后的一种单独的意向选择,没有引起通俗文学界的反响。抗战,使新文学界和通俗文学界第一次找到了一个沟通并进行双向选择的支点。这种沟通与了解尽管是不充分的,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通俗文学界的传统的文学趣味,提高了品位;同时也让新文学界找到了某些他们所缺乏的东西,放弃了些“清高”。本书中的有关文章,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本书在注意到本时期文学批评的共通性内容的时候,也留意“条”、“块”之间的特殊性。例如在文学的区域性方面就实际存在着“国统区”、“解放区”两大板块。“国统区”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已往新文学流变的继续,而“解放区”文学批评则显露出新中国成立后才能从整体上出现的某些端倪,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的过渡桥梁。在“条”的方面,本书照顾到不同文学样式的文学批评文字,尽量能在各自的“条条”中,大体看出不同样式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轨迹。

本书所录的文章,力求客观,公正,多样化。论争的文字一般都存两种意见。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学批评以及被论及的不同流派、风格的作家、作品尽量能在本书中呈现。由于篇幅所限,一些虽很重要,但篇幅过长的文章我们作了节选,有的甚至不能入选。本书的篇幅安排、内容说明等方面一定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意见。

张 新

1993年10月

目 次

毛泽东论鲁迅	大汉笔录(1)
广现实主义	李南来(5)
“与抗战无关”	梁实秋(11)
再论“与抗战无关”	罗 荪(14)
诗论(选录)	艾 青(18)
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	张 庚(24)
抗战文艺运动鸟瞰	罗 荪(45)
谈报告文学	罗 荪(64)
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向林冰(76)
“民族形式”商兑	郭沫若(81)
小说作者和读者	沈从文(96)
现代散文的道路	林慧文(109)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陈 铨(117)
怎样写小说	老 舍(130)
文学与生活漫谈	周 扬(136)
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	以 群(148)
我要说的话	周恩来(171)
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	佐 思(177)
《北京人》与《布雷曹夫》	邵荃麟(188)
今天创作的道路	郭沫若(200)

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选录)

.....	艾 青(209)
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	欧阳凡海(220)
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	艾 青(232)
通俗文学运动	陈蝶衣(244)
论巴金的《家》的三部曲	巴 人(259)
历史·史剧·现实	郭沫若(275)
略论杂文的特质	田仲济(28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录)	毛泽东(298)
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	李广田(321)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闻一多(340)
文学的历史动向	闻一多(345)
论艾青	端木蕻良(351)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周 扬(368)
论张爱玲的小说	迅 雨(382)
总答谢——并自我检讨	恨 水(399)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朱光潜(406)
中国文艺批评的趋势	李耀仙(421)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废 名(427)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胡 风(436)
论武侠小说.....	张恨水(443)
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	雪 峰(447)
历史剧所感	夏 衍(459)
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大公报》社评(465)
文艺批评的本质	许 杰(472)
论赵树理的创作	周 扬(486)
论郁达夫	郭沫若(499)

略评无名氏的小说	何家宁(508)
——《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海艳》	
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茅 盾(513)
路翎与他的《求爱》	唐 湜(522)
《新诗杂话》序	朱自清(533)
谈散文	李广田(537)
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	
.....《大众文艺丛刊》同人 荃 麟执笔	(540)
评路翎的短篇小说	胡 绳(563)
新诗戏剧化	袁可嘉(582)
诗论(选录)	朱光潜(590)
也算经验	赵树理(611)
新的人民的文艺	周 扬(615)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茅 盾(638)
——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	
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郭沫若(658)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	

毛泽东论鲁迅^{〔1〕}

大汉笔录

同志们：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站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的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

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讲自由，是创造革命先锋队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的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俄国的考次基，蒲列汉诺夫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我记得大意是如此）。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丝毫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了上述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功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原载《七月》1938年3月第10期

【注释】

〔1〕本文是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发表时，笔录者大汉有如下一段文字：“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奋斗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

【说明】

在毛泽东同志《论鲁迅》演讲的五年前，瞿秋白同志（也曾经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深刻地指出不仅是作为文学家,而且还是思想家的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同志着重肯定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中所站的地位”。

本文指出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本文把鲁迅的这种特点凝蕴为伟大的“鲁迅精神”:“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本文特别赞扬了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不妥协的精神和“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的人格魅力。本文更把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地位,推到“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高度,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这种振聋发聩的评价,事实上把鲁迅推到了至尊的地位。应当指出的是,这篇演讲的主要出发点是用鲁迅精神来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的现实,而并非是至少主要并非是如同大汉所说的是一篇文艺学意义上的“作家论”。因此全面地认识“毛泽东论鲁迅”的观点,必须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另外,把鲁迅比作“圣人”的提法在“讲话”等更为正式的演讲中就没有出现过。至于数十年后鲁迅被神化的背景则是另一种文化现象了。

广现实主义

李南桌

现代的每一个作家，不管他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在他提笔之前，总难免意识的或半意识的想到下面这些问题，“我到底是属于那一个旗帜下面的？我在写作上持的是什么态度，抱的是什么主义？我认为这个世界是怎样生成，怎样排列的？我的天性，嗜好，近于那一边？”甚至他还想到：“怎样才可以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怎样才可以‘升官发财’，保持私人的利益？”

这种过程看来非常自由，其实是很受限制的。巴尔扎克一心一意盼望王政复辟，但是他笔下的《人间喜剧》却正指示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隆。

果戈理作《死灵魂》，写完不朽的地狱相，到第二部——他的炼场，就只好写了再烧掉；因为他实在寻不出与他理论一致的现实。这甚至使他后来精神失常，造成一个悲剧的结局。

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作家是脱不开现实的，——不管他自己怎样的想；然而批评家却大都愿将作家分为若干派别，并选定一种做指导理论。

从前大家公认，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浪漫主义的先锋。可是近来又说他是写实的了。这种说法自然是更进了一步，不过对付《仲夏夜之梦》一类的东西是颇有点费力的。有些人以为理论越进步，批评工作便可以越轻松，这实在是妄想；就是现在所达到的教育理论，一个小学教员的责任已经是一个当代的天才担负了。

歌德是被分成少年老年两个阶段的，也就是浪漫时代与古典时代。这两种精神在他的终身大业，——《浮士德》中很明显的存在着，而且他们在第二部中结了婚，还生了个大头儿子“犹弗里翁（Euphorion）”——拜轮的化身。（由此顺便可以看出在歌德脑中的拜轮并非单纯的是个浪漫诗人，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此外，在《浮士德》中，狭义的写实的精神也不时显露，如城门之前（Before The Gate）酒肆（Auerb Achs Cellar In Leipzig）两景，就是很好的例子。象征的色彩更弥漫全作，浮士德与魔鬼便象征着“人性”的两面：肯定的与否定的。

福楼拜尔是一个不动心的艺术家，有意的纯写实主义者；然而实际上他还是很浪漫的，很感伤的。他写东西努力把自己隐藏，却还是不时显露。如《一颗简单的心》的一些人物，他是一面怀旧，一面处理着的。作家是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视角，这是跟他的艺术不可分的。

普希金被称做拜轮的模仿者，可是他的《The Captain's Daughter》⁽¹⁾却开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先河。高尔基这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就兼有浪漫的倾向——而且他是意识着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单纯地属于那一派别的。这种分法是一种名学功夫，在文学史上才可以发现，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渥茨渥斯（W. Wordsworth）从平凡中看出奇异；古律治（S. T. Coleridge）从奇异中看出平凡；这两位“湖上诗人”的相映成趣，可以看出每一个作家对现实都有他单独的新发现；对艺术形式的史的堆积上，都有他单独的新贡献。我们可以说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主义”。

而所有的“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孔子有句话述说他老来的“圣”境：“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的理想就是“从心所欲”，而古典主义的终极则为“不逾矩”。这两者貌似矛盾，——不过我们只要加以展开就会知道：果真要达到最“从心所

欲”，必须最“不逾矩”；反之如想达到最“不逾矩”，也非做到最“从心所欲”不可。这两者实是相反相成的。最古典的即是最浪漫的，最现实的。最后是一个整个的东西，——相应于现实是一个整个的。

现实包括一切。艺术的具象并不仅限于意识界的，直接的表面上的现象，而是常常如梦的产生一样，是间接的，联带很多的，潜意识活动。任何一个人间接对自然的感应，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曾有过“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然而想“超”也正是现实。这好比孙猴子翻跟斗，无论如何还是跳不出佛爷的手心。这当然并不是说就无需批评，不必指出正确的方向了，——而且正是表示需要。不过所需要的是以创作与现实为根据的批评，而不是名词上的玩弄吧了。

大凡学问的进步，都由于新的事实越来越堆积的越多，随着人类的认识前进，“例外”成正比的增加，结果到一个相当时期便发生革命，将旧理论推翻，创建起一个新的体系。文艺批评也是如此。我们只应该设法把一切作家都包容在一个体系里，却不该自己定下一个尺寸，长了不要，短了也不要，——这是变相的懒惰。

批评家应该指出一篇作品那些地方是正确的，那些地方是空想，那些地方缺乏形象性。一句话，“从不合理的外衣中发现合理的核心”，才是批评家的天职。

再进一步讲，就是那些“不合理的外衣”也是必然的被他穿上的；这可以在作家的历史，环境中，找出它的根源。找得的结果再加上作品本身，正是更高一级的成果，更深一层的现实主义。

近几年所提出的两个口号“社会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一种扩大，把文艺的视野放宽了不少；然而还是不够的，因为真实的作家跳不出现实去，“主义”的门限是不必要的。

至于我们现在的抗战文艺，则所有的只是摄影“主义”，公式“主义”，——这是在现实的表面上滑行的必然结果。一支曲子没有

高低抑扬，一篇讲演一字一字的看着稿子读下去，这无论如何难称它是艺术，也绝不是报告文学，连半成品也够不上。

西洋人常说我们爱好技巧：上自升官发财，下至缠足走路，无往而非技巧。实在这是承奖得很。我们所喜欢的是八股，回文，老八病，新八病，公文程式大全……一句话：公式！现在“抗战文艺作法”虽然尚未出版，然我相信编辑的一定大有人在，因为我们早已找着一套新的“起承转合”了；我们比西洋人聪明——正像很多人所自负的那样，——知道那条路是“捷径”，怎么样才节省精力，不至于“伤”了“脑筋”。

这种天赋在教科书中也可看出。譬如说，一道“三加二等于五”的例题。在这行字下面往往画着一幅如下的图：“三个人；往右，一个加号；再往右，两个人；再过去是一个等号；最右，是一排一模一样的五个人立正站着。”这是不会使小学生感到兴趣的，所以常常看见图上那些少年都很快的长了胡子；因为在现实中寻不出那样整齐好看的十位人物，尤其是中间的加号和等号。

类似上面的情形在文艺上是非常普遍的。这实在是浅薄的理论的蹩脚翻译，贫乏的观念的可怜具象，这是从观念出发而非从现实出发的，是唯心的而非唯物物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真理，然而却不能当做直接演绎的一个原本。理论同现实的对立，正是抽象同具象的对立。

旧几何学上有条公理：“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新几何学把它推翻了。因为在现实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曲线。人人从现实到艺术去都有他自己的最短距离。这个过程正像一切过程一样，是矛盾的前进，却非一条简单的直线。

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因为在现实中有；却不会有一个共同的“作法”，因为在现实中没有。

现在还有一个无声的见解颇为一般单纯的乐观分子所默认，也是助长文艺界的贫乏现况的，就是以为一“抗战”，便“万事亨通”